

宰年猪

乡下农民宰年猪齐刷刷择日“冬至”节后延续到腊月间。据老厨师揭秘，冬至起宰年猪淹制成腊肉风干和熬制的猪油，即是在“五黄六月”不哈口。

放牧

忽然有黑色的牛群墨汁一样汩汩流入草地，浸渍般散开，一朵朵乌黑的云朵缀在草地，两位牧人远远地骑马跟在牛群后。

泸沽湖

因与康定的影友仁青卓玛同游泸沽湖的邀约是我提出来的，故做旅游攻略的任务自不待言就落在了我的身上，不过我也乐于做攻略。



甘南日报

康巴周末

【第887期】

封面

2021年1月29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杨燕 图片总监:廖华云 组版:边强

9

记录时代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· 立足甘牧 放眼世界 创建未来

丹巴县小金谷中，有一座名“拉约”（藏语意为菩萨居住之地），后来音译为腊月山的小山村。1949年的正月初七，我的父亲就降生在这座小山村一户普通农户家中。父亲的降生，给了这个家以无限的希望。那一年，丹巴和平解放。在腊月山的村寨里，虽然人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，过得不紧不慢的。不过村寨里却孕育着一场变革！一些穿着汉族服装，斜挎着包的人进驻村寨里。他们和蔼可亲，自带粮食、被褥等，借宿在村寨里破旧的房屋内。那时候，土匪恶霸还没有被完全消灭掉，蠢蠢欲动。在腊月山村寨对岸的喇嘛寺河坝，就有一股这样的顽匪。这股顽匪的首领，就是被国民党任命为川康反共突击军独立营营长的杨掰（跛）子。他们在村寨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在一次攻打县城的战争中，被解放军伏击。杨掰（跛）子手下十余匪徒被悉数歼灭，而他却脱逃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1952年被我侦查人员抓获，同年被枪决。杨掰子等匪徒的覆灭，让村寨里的人们欢呼雀跃。当时，爷爷激动得双手合十，跪在地上，向着东方喃喃祷告。因为在这以前，我家因为有良田数亩，家道殷实，早已上榜杨掰子抢劫名单中。如果丹巴没有解放，那后果可想而知，在一群穷凶极恶的匪徒面前，哪里还有活命的机会。



父亲在宅龙小学。

父亲的年轮

杨全富 文/图



腊月村。

个夜晚，父亲在松光微弱的亮光下学习，一直到深夜。

也就是那一年，在县城里举办了“民主改革积极分子训练班”，学习“划分农村阶级成分”等文章。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决定在丹巴县进行和平民主改革试点工作。当时，村寨里划分成份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，只好按照村寨里的平均收入为标准。父亲家有良田数亩，粮草丰足，为此划归富农行列。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并不了解当年成分的重要性，成分富农以上，几乎与人民大众脱离了关系。爷爷也因此受尽了白眼，每一次大队部召开社员大会，爷爷都会偷偷的溜进去参会。不过，每一次都会被民兵们“雪亮”的眼

国家的优惠政策，不过也免去了被批斗的危险。

1959年，由于父亲所在的喇嘛寺小学校只能保留一至三年级，为此，父亲和同学们读到三年级后必需转到五六十里地远的岳扎小学就读。由于路途遥远，且年龄尚小，只得集体辍学回家务农。

1965年，为了让村民们就近入学，大队部在一座没收的地主房屋内开办起第一所民办小学。在教师招聘上，上级政府提出要求大队部自己解决。父亲由于停学之后笔耕不辍，文化水平堪当此重任。因此，被推选为民办教师。在几年间，父亲努力教学，村寨里的适龄儿童都来到简陋的校舍里，跟随父亲一起学习文化知识。然而终究受成份的影响，父亲被免去了民办教师的职务，回到村寨里。后来，母亲嫁入我家，这在大队部来说，是石破天惊的事。因为母亲是贫农，嫁给富裕中农，那需要多少的勇气。几年里，父亲由于有了母亲贫农身份的庇护，生活才慢慢走上了正轨。

1975年，那时候还没有统一的升学考试，要升入高一所学校，完全实行推荐的方式进行。在所有人的眼中，父亲文化水平高，都以为父亲是绝对人选。然而世事难料，父亲的博学多才竟然也受到了别人的嫉妒，大队部的几位干部也因为父亲平日不怎么“尊重”他们，而故意不上报父亲。只是胡乱选派了几位人员到公社面试。在面试考官面前，这几位大队部器重的人颜面扫地。一段文字竟然有十之八九都读错了。此时，一位考官忍不住问，“你们大队有一个叫杨三根的怎么没有来？”

大队部的几位带队干部面面相觑，红着脸不敢言语。公社领导知道这件事后，立即要求大队部将我父亲送到面试现场。在面试现场，父亲将指定的段落一字不落的诵读完毕。得到了面试人员的首肯，当即将父亲的详细资料填写在表格中。

八月底，父亲接到通知，被康定师范学校录取。高兴之余，父亲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担忧。因为在当时，家中已有两个小孩，女儿已七岁，正值入学的年龄，我也两岁了。如果父亲此时去学习，家庭的重担就会落在母亲一人肩上，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生活更会雪上加霜的！在这时候，母亲表现出来的理解能力超越了一位农村妇女的见识。她告诉父

思念就不断的在心间萦绕。

为了在求学期间也能挣一点钱贴补家用，周末的时候，父亲挎着弯刀，怀揣绳子走到跑马山旁的森林里，拾捡那些枯枝，再背到学习伙食团里，卖了挣一点钱。一学期下来，父亲不仅自给自足，放假时，还给母亲和我们带来了礼物。他带回的钱，对于缺乏劳动力，常年超支的家庭而言，是雪中送炭。

父亲毕业后，在丹巴县中学担任司务长一职。那时候的丹巴中学，全校师生员工达到1000余人。作为他们的生活管理者，父亲既要管理好伙食团的资产，又要做好围绕伙食团而开展的各项工作。许多时候，为了买到最便宜的柴火，父亲跨沟谷，穿森林，与山间的樵夫讨价还价。用最低的价格购买到最优质的木材，并运送到伙食团里。仅这一项，就为伙食团节约了一大笔资金。虽然父亲在工作之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，也小有成就，然而，教书育人的梦想却在自己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于是，他走进教育局的大门，强烈要求到第一线参加教学工作。教育局的领导只得点头同意父亲到家乡的中学校任教。

老家的中学地处峡谷之中，一条小溪从学校后面的峡谷中奔涌而出。由于这条沟谷里又有九条山脊，因此又称为九道沟。各条小山谷里的溪流汇合之后，竟然形成了与河流大小相近的水流。当流经中学旁时，狭窄的沟谷使得溪流狂躁起来，撞击着两岸的山崖，翻卷着浪花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。最后汇入小金川河之中，向着远处的大渡河奔去。

由于这里高山耸峙，峡谷纵深，冬日里，阳光被高山所遮挡，因此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是看不见阳光的。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，为了心中的梦想，学生们不顾恶劣的环境，努力的学习。不过，收效甚微，十几年间，考取高一级学校的孩子屈指可数。父亲刚调入这所中学时，学校就要求他担任初一年级的语文老师。这对于一名只有中专学历的教师而言，充满了挑战性。为此，父亲到处借阅资料，认真编写教案。经过一学年的努力教学，父亲所在班级孩子们的成绩有了极大的进步。三年毕业后，班级中共有四名学生升入中专学校，二十几名学生升入高中。

那时候，家境有了一些改变，父亲每周都要步行二十余里到家里。为此，我和弟弟每周六下午有了一项任务，就是站在山梁上等待父亲回来。下午时分，父亲总会准点出现在远处的小径上。我和弟弟足目力观察父亲的肩上是否挎着黄布挎包，是否沉重，因为鼓鼓囊囊的包里才会有最好吃的糖果。当夜幕降临时，在锅庄房内，点燃了那盏如斗的煤油灯。父亲总会从包里掏出一包糖果来，放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可以尽情的享用，那甜甜的味道中，还有一股异香在嘴里萦绕，满口皆香。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包装纸，则由姐姐收集起来，待到春节时，可以折出最美的花朵来。再将这些花朵绑缚在一种四季常绿的乔木枝桠上，插在楼顶的花盆中。在寒冷的冬日里，感受到浓浓的春意在枝桠间蔓延。

（下转第六版）